



山水中国  
故乡记忆

# 树，一部乡村的词典

每一株树里，都安居着一尊菩萨，同时也藏着一个故乡。

曹文生/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 树， 一部乡村的词典

曹文生 /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树, 一部乡村的词典 / 曹文生著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317-4295-1

I. ①树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4095号

## 树, 一部乡村的词典

Shu, Yibu Xiangcun de Cidian

作者 / 曹文生

责任编辑 / 王丹 金倩倩

装帧设计 / 岑默设计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址 / [www.bfwy.com](http://www.bfwy.com)

邮编 / 150080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地址 / 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兴街3号

发行电话 / (0451) 85951921 85951915

印刷 /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660mm × 960mm 1 / 16

字数 / 159千

印张 / 14.25

版次 / 2019年4月第1版

印次 /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5317-4295-1

定价 / 58.80元

## 目 录 Contents

### 第一辑 植物笔记

---

- 003// 故乡的野菜
- 007// 树，一部关于乡村的词典
- 014// 一棵树的编年史
- 019// 植物笔记
- 026// 与蒿草为邻
- 031// 树的回忆
- 036// 故乡“草”书
- 043// 孤独的白菜
- 048// 质朴的萝卜
- 052// 植物书
- 058// 植物日志

### 第二辑 动物映象

---

- 065// 牛，乡村的书简
- 069// 狗这一辈子

- 073// 篱笆、女人和狗
- 079// 动物映象
- 087// 夜晚，一头驴的背影
- 091// 对一只鸡的定义
- 095// 羊群与喜鹊
- 099// 乡野书
- 109// 对一头猪的臆想
- 114// 走失的蝉
- 120// 故乡的麻雀
- 124// 鼠，乡村的逃亡者
- 128// 卑微的生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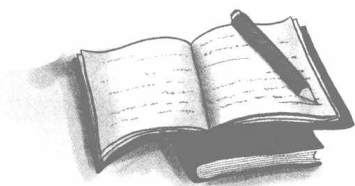
### 第三辑 物之轻语

---

- 135// 孤独的稻草人
- 140// 被记忆淋湿的器皿
- 145// 一些明亮的火焰
- 151// 轱辘、女人和井
- 155// 房子，乡村的胎记
- 161// 母亲的灶台
- 167// 布 鞋
- 171// 石头·剪子·布

- 177// 清露白霜
- 181// 露，民间的净水
- 184// 暗色，草木灰
- 188// 一个人的果园
- 192// 父亲的麦田
- 196// 故乡的棉花地
- 200// 九格之窗
- 209// 回眸门楼
- 213// 以石为名

第一辑  
植物笔记





## 故乡的野菜

很多时候，我都觉得野菜之于我，冥冥之中有种关联，每一个生长野菜的地方，我都是熟悉的。后来才明白，我之所以喜欢故乡的野菜，是因为喜欢野菜之前的那个修饰语——故乡。这些野菜，会钻进记忆的深处，与一个叫作故乡的念想，在野地里相遇。

之所以想起野菜，确切地说，是因为一些事物引起的，譬如这陕北春天的小蒜、夏天的灰菜、秋天的曲曲菜。我将自己定义为无用之物，将野菜也定义为同类，两个无用之物，在一段虚拟的光阴里相遇，便会产生一些交集。原是故交，却并行生长，互不打扰。

迄今为止，我仍不知道岁月的提篮里，会有一些野菜与我的宿命相连。野菜一旦冠以“故乡”二字，就将一个人的草木情结暴露无遗。故乡，总能打败一些浮躁，让一个人安静下来，细细回忆一些细节，然后在纸上复活。

一夜春风，豫东的麦田醒了，土地里的许多旧物，开始吐出闪亮的舌头。春风拂过的地方，都存在着时间的遗物，譬如一株草、一棵树。它们宽恕了迟到的春天，与温暖为邻。

就那么一场风，乡村开始风云突变，指甲盖大的野菜开始疯长，野茼蒿顺着麦田缝隙探出头来，呼吸田园之气，水萝卜也安于贫瘠的土壤。

春节后是野菜生长的最佳时机，一夜春风过，便野菜满地。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乡人晃动的影子。你看，妇女小儿，三五成群，手挎竹篮。他们蹲在地上，说笑间就剜了一篮。挖野菜也是人生一件有趣味的事。人对土地较为了解，更知道野菜的品性。“初春为菜，仲春为草。”这谚语谁都懂，这年过后，一肚子油水，趁着野菜鲜嫩，是该好好调理一下了。

野菜的苦，适合初春的肚子，素净，还有些返璞归真。忆苦思甜之类的话，有些人人为地拔高，村人吃野菜，不过是一种自然的习俗罢了，与强加的道德毫无关联。

吃野菜，也是种享受，豫东谚语：“水萝卜棵，打豆沫，也打也多。”“水萝卜棵，贴窝窝，不吃不吃吃两个。”“水萝卜棵，喝豆沫，客来了，盖住锅，客走了，三碗两碗可劲喝。”谚语是诱人的，但谚语的背后是女性的智慧。

女人把这些野菜带回家，择净，洗好，然后加上面粉拌匀，放在蒸笼里面蒸，蒸熟了以后，放点盐、酱油、味精、香油，最主要的是放点蒜泥，然后就可以享用了。吃惯了大鱼大肉，可能嘴里已索然无味，当舌尖接触到这份微苦时，就会萌发出一种想吃的欲望，这种清淡让人品尝到了家乡的味道，淡雅而不浮华，清静而不喧嚣，吃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

每年回家吃野菜，都能吃得痛快淋漓。野菜本来就不是高贵之菜，而是隐藏在庄稼下的卑贱之物。追根溯源，野菜本是远古时代农人果腹的食物，是饥饿时的救命草，因此野菜承载了很多苦难的往事。但是到我记事的时候，

家家都已有充足的粮食，野菜倒是少有人吃了，或许是人们觉得野菜没有细粮好吃的缘故吧，再没人垂青野菜！可是我无法遗忘童年时代的记忆，那时的我们，会到地里挖上满满一篮子蒿蒿棵、水萝卜棵，让母亲全做了，风卷残云地吃得多么过瘾哪！

遗憾的是，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仍不知道水萝卜棵的学名是什么，就像乡村的一个人，经受岁月的洗礼后，人们只知他的小名或绰号，早已忘记族谱上的名字了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人们对此观点不一，有人说是马康草，有人说是离子草，到底是什么，我仍一头雾水。这不起眼的植物和玉米窝窝头搭配在一起，金黄、翠绿，让乡村变得鲜活起来。

这几年，我东奔西跑的，远离家乡，很是怀念家乡的野菜，怀念那份微苦。每年春天，我都要跑到地里去挖野菜。人类是善于遗忘的，他们忘记野菜也曾救活过人的命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很多人已经看不起卑微的野菜了。在春天，我会去地里祭拜那些养活乡人的野菜，用那份微苦让自己清醒。当今人沉醉于舌尖上的甜美的时候，我在怀念舌尖上的微苦。

今年返乡，走进田间，一种陌生感油然而生。孩子们早已不识田间野菜，被母亲讥笑，母亲一遍遍教他们：“这是面条菜，这是蒿蒿棵……”母亲好为人师的态度让我感动，因为疏远，我的心里产生了淡淡的愧意，一种静默的根系，便是一次返乡的塌陷。我爱过这片广袤的田野，但是却又一次转身，走得那么决然，没有告别，没有安慰。

我喜欢站在土地上，变换视野，解放思想，一会儿看看麦田，想想海子的月光；一会儿看看野菜，想起周作人的平淡。人是可怕的，一瞬间，就会走错路，但是豫东平原没有错路，每一条路的边缘，都长满养人的野菜，每一棵野

菜里，都隐藏着一个故乡。

我无法确定如今的乡村是否还是健康的，从野菜의 繁茂来说，还未病人膏肓，尽管田间野菜不多，但是还能寻觅，零零星星般落在麦田里。但是我们无法抗拒一个事实——乡村人气不旺了，门前一幅幅泛白的春联，一把把生锈的锁，都暗示乡村的败落。我无法原谅一个乡土的塌陷，正如我无法原谅我的远走一样，我与乡土，便活在这种因果报应的循环里。

我有时在思考：我、野菜、故乡到底有怎样的关联？人，生于此，死于此，野菜也是，到底这个地方，是谁的故乡？

## 树，一部关于乡村的词典

树，是一部关于乡村的厚重的词典，或者说，是生活中的一个沉重的词语。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条枝蔓，都是对豫东风俗或乡间文化的注释。

一些树是豫东平原的原住民，早于我的先祖占据这一片沃土，它们真正把脚下的这片土地当成自己的故乡，从不背叛。这比我们这些出走的游民，更值得赞美。

### 柳树——无心插柳柳成荫

说起柳树，我不禁想起陶渊明的诗句：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”这具有田园气息的柳树，是属于魏晋风骨的柳树，与豫东平原是如此格格不入。

母亲从小就告诉我豫东平原的忌讳：“前不栽桑，后不栽柳，中间不栽呱嗒手（杨树）。”房子的后面是不允许栽柳树的，何来的“榆柳荫后檐”？这样的美景只能出现在陶渊明的文字里，再说，家乡的茅屋多是三间，没有东西厢房，也就可知陶渊明诗歌中的意境只属于江南。

柳树，在平原上书写着自己的传记。折柳送别，那是属于灞桥的柳枝，而豫东平原的柳树，是乡村另类的歌谣。孩子们将柳枝白色的筋骨抽出，然后吹出流水般的柳笛声，最好再有几个放牛的牧童，意境一下子就打开了。

其实，豫东平原上的柳树与生活休戚相关，柳条编成的篮子占据着生活的中心——割草、装粪。柳木是豫东平原上好的木头，集市上全是柳木案板，用这些木质的风物，填充了厨房贫瘠的内心，在简约的厨房内，藏有柳木耐用的风骨。

柳树在此地，是一个报春的窗口，无论在何时，都能嗅到柳木的气息。在豫东平原的风俗里，柳树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通道。在辽阔的大地上，唯有柳树能接近坟地，并占领那里。入土为安之日，孝子们手举灵幡，那灵幡其实就是在柳木上，粘上白色的纸条，让乡俗的文化沾上柳木之气。曲终人散，只留下那一截柳枝，孤独地陪伴着荒坟。没想到，这一插，竟然让柳树焕发新意，坟地上满是柳影，这些习俗暗合了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谚语。

### 榆树——榆木疙瘩的本性

我喜欢榆木疙瘩这个称呼。这榆木疙瘩的诨名，与乡村的习性是如此契合，它们不偷奸、不要猾，用榆木疙瘩的本性立足中原。其实，榆木疙瘩却因为这种弊端因祸得福，因为无用而躲过斧头的寒光，这让我想起庄子笔下树木的逍遥姿态。

榆木，在乡村的身体上前行，清净无欲。

榆木，是乡村的恩人，这思想在我小时候通过祖母的嘴，进入我干净的

内心。

榆树是乡间天然的粮食，只有它最了解豫东平原炉火的味道，什么样的庄稼秸秆最刚烈，什么样的庄稼秸秆最缠绵，它最为知晓。那些年，祖母总是顺着榆木的气息走进灶台，一把面、一把鲜嫩的榆叶，把中原腹地上的苦难赶走。榆树是尊贵的，可以说是乡村的救命粮，青黄不接的三月，榆树的叶子、榆钱、榆树皮皆能充饥，整个豫东平原的大地上，只剩下榆木白亮亮的树干，这阴森森的白骨在风中呐喊。

看到许多进城的乡下人，像我一样在城市里格格不入，便会想起榆木疙瘩的本性。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这暮年有志向的树木，也许是想回归故乡吧。世界上，再也没有比回归故乡更大的志向。

### 枣树——文化里的尊者

“人言百果中，唯枣凡且鄙。皮皴似龟手，叶小如鼠耳。胡为不自知，生花此园里。”这诗句分明带有歧视的色彩，这枣树，为何就不受中唐大文豪的待见呢？可能是因为白居易不了解枣树的秉性吧，或者说他忘记了“此地米贵，不易居”的出身。这以貌取人的诗人，哪里知道枣树是乡村里的贵人呢？

倒是出身鲁镇的鲁迅，最了解枣树的风骨，不自卑，不抗拒。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我喜欢这样的句子，将枣树的孤独，赤裸裸地描写出来，从寥寥数语可以看出，鲁迅是枣树的知音。

枣树有刺，开黄花，平凡至极，但它却是豫东平原尊贵的帝王，每年年

关，家家户户便会将红枣洗净，女人在柳木的案板上，捏出出彩的面花，有鸟、花、草木，然后将红枣嵌入其中，做成豫东平原独有的面食——枣花。这不起眼的枣花，会准时敲开长辈的大门。如果你进入豫东平原长辈的茅屋，没有携带枣花，便会犯了乡间的大忌，你的无知，甚至会在三里五村流传开来。

枣和花生，也会在唢呐的掩盖下，进入大红的被子里。“早生贵子”的吉祥寓意躲在文化里，你不说，豫东平原知道，新娘知道，新郎知道。

### 槐树——豫东平原的乡愁

槐与“怀”同音，这是一种心怀大志的树木，它想占领贫穷的豫东平原。再说，豫东平原太孤独了，需要这样结实的肉身来填充茅屋的中空，你看，豫东平原的门窗、架子车及座椅都是槐树木质的。槐树，是豫东平原上一个丰满的词语。

在豫东平原上槐树居多，这体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观念，当时的生活还不太富裕，各家的家具都是自己手工做的，追求的是实用性，因此槐树结实的木质结构，就成为农家的首选。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，不能种庄稼的地方，以及家家户户的院落里，都栽上了这种树，一到春天，这些树都呈现出丰茂的色彩。

五月左右，槐花开始飘香，成为童年难以忘怀的记忆。直到现在，一提到槐花出现的不是浮现在脑海中的样子，而是飘在鼻尖淡淡的清香。村庄被这白色的海洋覆盖了，这时候正是采蜜的最佳时节，采蜂人赶着蜂群驻扎下来，短短的半个月，蜂蜜成为很多家庭餐桌上的佳品。远望豫东平原，白色绵延不

断，到了落蕊时分，地上一片雪白。

这槐树太现实了，现实到乡村骨头的深处，以至于纪弦在《一片槐树叶》中说：“这是全世界最美的一片，最珍奇，最可贵的一片，而又是使人伤心，最使人流泪的一片，薄薄的，干的，浅灰黄色的槐树叶。”这一片槐树叶最能代表乡愁，是别的树木无法替代的。

### 椿树——乡间的民谣

我喜欢故乡的童谣：“椿树王，椿树王，你长粗，我长长，你长粗了当檩子，我长长了当栋梁。”我不记得母亲教给我这首歌谣时的神情，但我想多半是庄重的，因为这是唯一一首属于豫东平原的民谣，里面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。

椿树分为两种，香椿树和臭椿树。香椿树虽然有一个“香”字，但那种怪味我还是无法忍受，偶然在书里阅读了关于香椿树的记载，才对它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。原来，香椿树又称“贡椿”，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这片黄嫩的叶子，竟然在皇宫的御膳房内出现。蓦然，我又想起了豫东平原上的香椿树，想起香椿树上的嫩芽。

香椿树，让豫东平原上的人们多了饮食上的选择，可以用盐腌起来，等到冬天蔬菜紧缺时享用，也可入药，所以也是中药店抽屉里的一员。

臭椿树，古称“樗”，叶片有臭味，很明显，樗得名于“臭”，“椿”字又与“樗”字读音相近，是“樗”字读音发生变化后新造的字，所以这种“椿树”；又叫“臭树”或“臭椿树”。